

【修身漫谈】

心若不动,风又奈何

□崔耕和

都说世界复杂,要问这世界有多复杂,许多人说不清、道不明。

都说棋类是世界的缩影,千变万化也许能诠释这世界的复杂。世上最流行的莫过于围棋、中国象棋、国际象棋了,而其中变化最多的当数围棋。围棋有361个交叉点,有黑、白、空三种选择,会产生繁多的变化。“尧造围棋,丹朱善之”以来,不知多少棋手从中体味了人生况味,品尝了大千世界的繁复。

棋类中最简单、最省时的当数国际象棋。同是棋类游戏,西方人就颇能化繁为简。国际象棋走完一盘大约40步,每一步面临30种选择。尽管比起围棋来已经非常简约了,可它的变化种类仍是极多。

都说人生如弈棋,但二者实实在在是不对等的。棋盘上的变化再多,其边界、格数、子数也是固定的。人生尽管生命之数有限,但面对的却是浩渺的无限,其变化定不是数字所能表达的。古人云,“千古无重局”,说的既是棋,更是人生。

好在,人有化繁为简的能力。落草而生,渐入世俗,在吃饱了不饿的基础上,渐

渐分出了三六九等。于是,有人陷入乱麻般的复杂中不能自拔,有人追求简约而获得了精神的富足。

不难看出,化繁为简、返璞归真是找回自我、抚慰灵魂的捷径。于是,梭罗离开了物欲膨胀的环境,独居于瓦尔登湖畔。没有了物质的侵扰,没有了俗世的牵绊,一间木屋、一片湖水、一轮明月,澄静了他一颗清明的心,成就了他一段诗意的驻足。还有爱因斯坦,在他如日中天的黄金岁月里,在他想拥有什么就能拥有什么的现实生活中,偏偏选择了极端的简单。一把小提琴,一张



【乡土寻真】

从蓝天到绿地

退休后的日子怎么过?许多面临退休的人不无困惑,已经退休的人则要有相当长一段很难受的适应期。可是,有一对夫妇的退休生活让我深深感动。

从繁华的省城回到家乡那个小山村,自建房屋,亲自耕种,过“晨兴理荒秽,戴月荷锄归”的生活,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,而他们做到了。

“昔日凌云耕蓝天,今朝躬身锄绿地”,横批是“幸福人生”——这副对联,恰当地反映了拟写对联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追求。

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。一座设计别致的两层小楼坐落在山坡边,这是主人用卖掉省城的唯一一套住房所得的钱建成的,也是他们亲手设计的。院子靠南的地方建了一个小小的荷塘,荷叶荷花散发出醉人的香味,池中养着金鱼。空地上栽种着山楂、海棠、樱花、百日红、美人蕉,树下还有小片的草坪,墙上爬着凌霄。主人在院子的低处和高处分界的斜坡中段,把一种正在生长的藤萝编织成一个拱形门。藤萝青枝绿叶,这道门多么富有诗意!

我最喜欢中秋时节来这里。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,院子里,海棠果和山楂都红了,美人蕉红艳艳地开着。藕池里,荷叶香气扑鼻,游鱼自在戏水。

向外望去,漫山遍野大片大片的山楂树、柿子树、苹果树,都果实累累。那些果树、那些松柏、那些起伏伏的山脊、那满眼的姹紫嫣红、那醉人的山中浓香,召唤

着我,让我急不可待地要去山上转一圈。从西门出去就是山,小路两边就是果树。过了一片山楂树,是一片柿子树,过了柿子树,是一片苹果树,过了苹果树,是一片栗子树……

山中静悄悄的,我贪婪地呼吸着饱含果香的空气,这才知道,城市里的任何“氧吧”都不如这个“养吧”,也才知道原本居住在省城的人为什么要来这里盖房居住。

穿过这条小路,就到了一条较为宽阔水泥路,修这条路时,村里向村民集资,每人100元,他们捐了3000元;修另外一条路时,他们送去了2000元。他家门前原本是一条窄窄的土路,雨雪天泥泞无比,他出资一万余元,进行了改建,周围的村民都得到了方便。村委会要在大喇叭上表扬他的先进事迹,他坚决地拒绝了。

本文的主人公是个怎样的人呢?

从文章开头的那副对联的上联“昔日凌云耕蓝天”不难猜测,他曾经是位飞行员。当年,他在家乡高中毕业,很幸运地被“招飞”,飞了二十年后,转业到了政府部门做处级干部。这是多么顺利、多么幸运的人生啊!可以想象,在城市里,退休以后,他完全可以或打牌游戏,或含饴弄孙,或提笼遛鸟,还可以两口子到处去游山玩水,生活会过得优哉游哉。可是,他却是个闲不住的人。

年纪大了,他时常想念家乡,叶落归根啊!故乡对她的子女敞开着温暖的怀抱。

在老宅基地上盖了房子,在这美丽的

【亲情绵绵】

参军的弟弟，妈妈等你写信回家

□李晓

儿子的孤坟,就在山梁上一棵黄葛树下,与家门默默相望。儿子的孤坟,与母亲的距离只有300米,却同母亲相望的方向相隔百里之遥。儿子的孤坟,延长了一个母亲三十多年的思念。

去年夏天,我采访了这位77岁的母亲,她脸上布满了皱纹,就像儿子坟前那棵沧桑百年的黄葛树身。

老母亲面对我的采访,哭了,她说:“儿子还在,还活着。”

三十多年前的秋天,19岁的儿子参军一年后,就在修建南疆铁路的工程中牺牲了。那几天,为了瞒住母亲,大儿子把母亲送到出嫁的姐姐那里住下。

大儿子把母亲接回来那天,经过松树林,母亲一眼望见山梁上那座新坟。母亲问:“那是谁?”他赶紧回答说,是村里人一个在城市的亲戚死后安葬在这里的。母亲相信了,没有再问。

此后经年,为了瞒住母亲,这个乡村教师穿着草鞋,翻过一道又一道山梁,去乡邮政所,模仿弟弟的语气和笔迹,不停地给母亲写信,给母亲汇款。每一次接到“当兵弟

弟”的来信,他就会拆开信件,一句一句地给母亲念。母亲不识字,母亲从“儿子”的诉说里,感到莫大的安慰。母亲要给儿子回信,她一句一句地念,他一句一句地记下。他把母亲的这些回信,珍藏在一个柜子里。母亲生日时,总是按时收到在新疆“儿子”的来信和汇款。“妈,生日快乐。因为我是特殊兵种,得遵守部队要求,不能回家和您在一起……”“妈,我的孩子在部队医院出生了,7斤3两,白白胖胖……”“妈,您绣的鞋垫我收到了,多好看啊。妈,儿子谢谢您,儿子不知道如何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啊……”采访时,在这位母亲的家里,我拿出这几百封信件,一一读着。

老人告诉我,有一年,她特别想去新疆看孙子,无论孩子们怎么劝说,她已经打好了包裹,带上了家乡的腊肉、核桃,要去看一眼二十多年没有见到的儿子。

那天清晨,母亲一个人悄悄走了。走了十多公里山路,又返回来,坐在山冈上哭了一会儿就回家了。第二天,大儿子兴冲冲跑到院子里,对母亲大喊道:“妈,弟弟又来信了。”这一次,母亲掩上门,一个人

床,一张写字台和一点日用必需品,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抛却了多余外物的打扰,反而创造了无穷的丰富。

你有千变万化,我有一定之规;你有绳缰利锁,我有简单明了。说到这,绕不开近乎神话般的亚历山大大帝,当他在征战途中面对千年不可解之绳结时,一剑挥去,绳结坠地。不解解之之妙,尽在利剑一挥中。

是的,你有“千古无重局”,我有“一局一回新”。任尔东南西北风,我可选择岿然不动。心若不动,风又奈何?



□杨民

农家小院子里,靠夫妻二人的养老金,足以过安逸舒适的生活。但他是个天生闲不住的人,他要用创造性的劳动享受高质量的生活。他要喝没有污染的山泉水,在山根打了深井;他要吃纯绿色的粮食,自己耕种,施用农家肥;他要养鸡,养猪,养羊,吃上放心的肉,喝上放心的羊奶;他还要吃上自产的真正放心的蜂蜜,因此养了三箱蜜蜂。

为了耕种,脱粒、饲养牲畜,他置办了全套的农具,还有铡草机、粉碎机。他精心地收集起各种禾秧作为牲畜的饲料,还学会了青储饲料加工法。每天早晨,伴随着嘹亮的鸡啼,他们夫妇起床,粉碎饲料,喂羊、喂鸡、下地侍弄庄稼、打理果树,他们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农民和养殖工人。

他们现在已六十多岁,背已微驼,清瘦,略显单薄,双手因为每天的劳作变得非常粗糙。但他们快乐地生活着,并为之自豪着。“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”,他家大门口另一副对联的横批是“劳动光荣”。他们的女儿女婿节假日会带着外孙从省城开车来看望他们,屡次劝他们再回省城养老,他们坚决地拒绝了。看他们的劲头,再干二十年没问题。

每当在城市小区的路边或者广场看到一堆六十来岁的(甚至还有更年轻的)退休人士在打牌、下棋或者跳舞,我就想起那对在郊区山中劳作的夫妇。

他们就是我的亲戚张均安、赵凤翠夫妇。

躲在墙角里哭。大儿子敲开门,母亲擦干了泪说:“没事儿没事儿,娃在部队干得好,我这个当妈的,高兴啊。”

大儿子就这样坚持着,以弟弟的名义,给母亲写信,给母亲汇款。34年,这个数字是:370封信件,24600元汇款。母亲还是那样高兴,还是那样絮絮叨叨。

然而,有一天当大儿子发现母亲颇着一双小脚,一天要从山梁上往返几趟时,他隐隐地感到,最揪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

去年春天的一天,全家人赶来参加母亲的生日聚会,母亲突然拉住大儿子的手,平静地说:“娃,你弟弟的事,我10年前就知道了。”“大儿子一把搂住母亲痛哭起来。这个对母亲艰难隐藏的秘密,却被母亲自己捅穿了,并被母亲一直忍了10年。母亲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,全家人谁也没有问母亲。

我采访老人时,她说:“我的两个娃,都还在。一个在我的心坎里,一个就在我身边。”我问老人:“您既然知道儿子不在世上的消息,为什么不先说出来?”老人说:“我活着,要让自己感到有希望,更要让娃娃心里感到有希望。”

现在,人有病就得看医生,就得住院,好像没什么问题。大家可能以为,已经没人糊涂到有病不去看医生了。其实,由于各种原因,讳疾忌医、得了病不好好治疗,或是非得小病成了大病才去看的人并不少见。

有位朋友的父亲年轻时得了过敏性哮喘,一直不能根治。近年来每个冬天出出进进医院成了家常便饭。我和妻子有空时便做点儿饭送到医院。

去了医院几次我们就看明白了。他这病,对凉气、冷风敏感得很,简直比什么灵敏的仪器还灵敏,发作起来,堪堪待毙,一口气上不来就得休克。但一送到医院,进了有暖气的病房,再挂上几次吊瓶儿,就啥事也没有了,又能吃又能喝,完全正常人一个。

医院住久了,简直比关他禁闭还难受。他老伴不在跟前的时候,他就一个人跑去走廊里透透气,放放风。有时我们送饭去,见他独自一人立于窗下的风口里,就把他扶回病房。次日再去,就有些发烧,体温马上升上来。他红着脸,满脸的不好意思。俗话说“老小孩儿,老小孩儿”,我们也拿他没办法。

【从生老病死看风俗演变之二】

关于病

□祁白水

前年冬天很冷,还好,一冬天没什么事。去年冬天不冷,估计没什么事,打过几次电话,也说很好。要过年了,我们准备去看望他,上午打电话没人接,等到下午也没回电话,再打,接电话的是他小女儿,说是爸爸住院了,在重症监护室呢。这一惊吓得非同小可,次日上午(当地风俗下午不去探视病人)我急急跑去医院,才知道一入冬他就折腾上了,基本没消停,本县医院、外地医院出出进进好几趟了,这是最厉害的一次,直接进了重症室,已经三天了。老太太说着说着,眼泪就下来了。

他的儿子从省城回来,待了好几日,但年底了事忙没法一直陪护不上班,两个闺女也都从外地飞回来了,儿子走时叮嘱姐妹俩,他下次回来之前,谁也不许走。万幸的是,我们去的第二天,他就出了重症室,进入了普通病房。

这个年过的!儿子、闺女、女婿、孙子全来了,从来没有这么热闹,却是在医院里。由于接触久了,也知悉他脾性,就委婉劝他,以后可得少出门,出门也不要再骑那电动自行车了。并当着老太太面,直接交待,以后俺叔要不听你劝,你直接打电话给我们,我们去帮你。

清明节,我出了一趟门。回来要去看他,一打电话,又在医院里!这次也顾不上是下午,立马去了医院。老太太不在,回家给他熬中药去了。见我们俩去了,只是一个劲儿笑,故作轻松状,我们也不好说话。问起来,他自己承认:骑摩托车出了一趟门儿……

用老太太的话说,年前都去摸过阎王鼻子了,咋这么没记性?老太太一见到我们就落泪。转头我再去,就不再顾忌他面子,直接劝道:“以后一入了冬就在家猫着,让俺婊子给做好吃的,好好保养着,保管不会有事的。把自己身体养得好好的,就是你最大的贡献了。要不,住院花钱就不说了,受多大罪呀!俺这兄弟姊妹们,在外边上班也不安心呀……”

老太太接过话茬说,儿子、姑娘都来电话了,俺们也想透了,再到冬天去租一套楼房住,一冬天不出门,上厕所也在屋子里边,保准不会犯这吓煞人的毛病。我们也领首称是:这办法好。不就万儿八千的租金?看看这一年里花的医药费,两三个这数也不止呢。

俗话云:三分病,七分养。啰里啰唆扯了这半天,不知道朋友们听明白了没有?许多人视医院为畏途,目下的医患关系又是如此紧张,何不转变观念,求人莫如求己。可什么时候,我们才能实现由单纯的病后治疗为主,到病前保健预防为主的卫生理念的大转变呢?

“家教、家孝、家文化”
——百姓故事

投稿邮箱:qlwbja@163.com